

刘更新 传奇

华新

LIU GENG XIN LEGEND

长篇小说 华新著



他是与唐伯虎齐名的风流才子，但他的故事更幽默风趣，更富戏剧性。他游戏考场、闯荡官场，用超人的智慧扶正驱邪，伸张正义，智斗贪官污吏，与一女子有缘无姻，与另一女子则有姻无缘，故事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奇作品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
更
新
传
奇

LIU GENG XIN LEGEND

ISBN 978-7-5354-4292-5



9 787535 442925 >

定价：28.00元

刘更新

传奇



长篇小说 华新著
LIU GENG XIN LEGEND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更新传奇/华新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54-4292-5

I. 刘… II. 华…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8924号

责任编辑:夏帆

责任校对:陈琪

装帧设计:杨小川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金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7.375 插页:1

版次: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4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小 序

天下之大，敢于自称才子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个人，不仅自称自己为才子，且在才子的前面冠以“江南第一风流”六字——这人就是明朝中叶的唐寅。无独有偶，更有甚者，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也出了一位大才子，竟然打出“压倒江南才子第一”的牌子——这人就是河南林县的刘更新。一前一后，一南一北，并称天下奇才。乾隆皇帝也曾赋诗曰：“只道江南出才子，中原才子更可夸。”称刘更新为中原才子第一人。

唐、刘两位才子，虽生在不同朝代，但同样博学多才，风流倜傥，同为当朝解元。所不同的是，唐伯虎出生于苏州小市民家庭，性情机巧柔滑儒雅一些，曾一度抱定读书求仕，恃才博取玉堂金马登高第的幻想；刘更新出生于太行山区农家，性子里便多了些豪气粗狂。在他身上不但有文人气质，且有民间豪杰不畏强权的侠肝义胆。生活环境使之对百姓疾苦，官场黑暗认识得更深一些，他压根没有读书求仕之心，有的是抑强助弱，为民请命之志。因此深得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百姓的喜爱。这也是他得不到那些正统的史学家们青睐，被打入另册的原因。

刘更新天性放荡不羁，聪颖潇洒，智艺超群，诙谐幽默。他用自己的才能智慧，怜贫助弱，扶正祛邪，打抱不平，智斗庸吏赃官，惩治土豪劣绅，伸张正义，大智大勇。许多故事出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人们为其智慧才能倾倒的同时往往忍俊不禁。他的故事让人听得过瘾，开心。尽管有的故事已不知讲过多少遍了，说者还是爱说，听者还是爱听。如果有人讲出一个新的，立时便被传得无人不知。

据考，刘更新为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下川村人。约生于清乾隆朝中晚期，现该村山脚仍保留有刘更新的坟墓。刘更新的事迹故事文字记载不多，但在以林县为中心的豫、晋、冀广大地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一带的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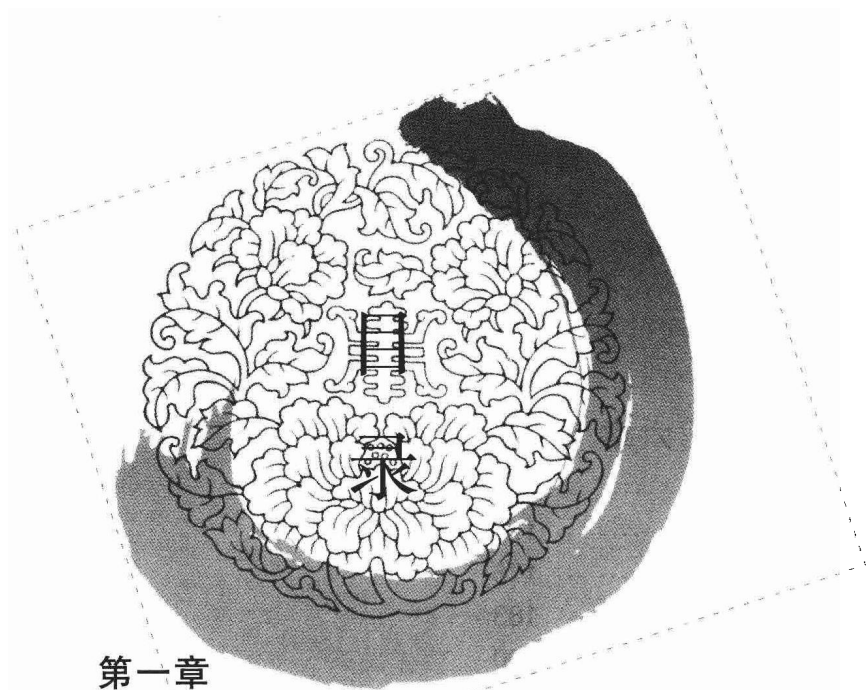
村，街头饭场，田间地头，人们聚到一起，总爱讲刘更新的故事。

古谚云：“地以人显，人以事彰。”山庄下川，本来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因为出了中原第一才子刘更新而名声大噪。数百年来到这里拜谒英灵寻访圣迹的人络绎不绝，亦有不少文人墨客，把刘更新的故事整理成文，甚或写成鼓词唱段，传遍大江南北。就是近年，也不断有人前往，刘更新的故事亦时而见诸报刊。年长的人大约不会忘记，十年浩劫的“文革”之中有一个“评法批儒”运动，许多历史人物被翻腾出来重新评价。一拨又一拨的大、中学校学生，来到山村，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寻找总结刘更新的事迹，为的是最后作出刘更新是值得赞扬的“法家”呢，或为必须批臭的“儒家”的结论。由于意见相左，师生们争得面红耳赤，甚或拳脚相向。这虽然是场闹剧，却从另一面反映了刘更新的影响之深。事实上，他的故事能为世代百姓津津乐道，能够长久地活在人民中间，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本身就是个最好的鉴定。

我出生在刘更新的故乡，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笑话，早存了把它写出来的念想。数十年工作之余多方收集资料，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对人物的理解认识笔耕两载，现把这本习作奉献给读者，供大家欣赏研究这个人物时参考。

作者

2009年7月



第一章

奇才出世

- 绣球山上 001
金不换的启示 008
神赐骏马 015

第三章

府试前后

- 赌气 059
学政的把柄 065
南门题字 072
虚惊 080

第二章

- 021 璞玉
028 崭露头角
036 求雨
045 没水吃了
049 武松打虎

天赋少年

第四章

- 089 高山流水
094 拜师
100 愤怒的秀才们
105 “哥哥你错了!”
111 鸿门宴

乡试风云

第五章

115	解元第
124	拆墙记
132	伤春泪
138	借风使船
146	这宴赴不赴
151	“刘更新不吃屎!”

第六章

巧遇华哥	163
迷魂阵	172
相思苦	176
亲事定了	183
十五的月亮	190
洞房花烛	199
新婚别	204

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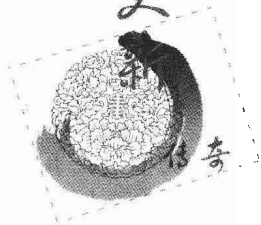
兄妹俩说“陷阱”	232
苏小姐与怪郎中	238
身入虎穴	242
用奇方险夺人命	250
多情公主空牵念	257
“我来迟了!”	263

第七章

210	烫手的红薯
214	真假金公子
220	包子铺里
224	进京路上

267 不是结尾

刘
更



第一章

奇才出世

绣球山上

太行山区的春天，像深闺中的姑娘，脚步儿缓，姗姗地蹭过清明的门坎才消尽了一冬的寒意。柔柔的杨柳风吹绿了群山吹绿了田野，把灰秃的山岭抚揉得生机盎然。沟洼里的桃梨树更是经不得春风的柔情蜜意，一夜间便新花怒放起来，开得火一团雪一堆的格外惹眼。暮春的山乡，田野山川就像一幅靓丽的油彩画儿，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氤氲着花草的幽香，更有种令人心醉的清爽。天亮了，太阳还躲在山后没有露脸，远远近近的田地里早有人在忙碌。麦子要锄，田地要整，施肥、翻地、平整、打埂、锄耨、育秧、播种……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里农活忙着呢。

这时，从下川村南的胡同里走出一个人来。他沿着山径踽踽独行。山道像谁随意丢在地上的一条麻绳，无规则地弯来曲去，一头系着村庄，一头隐没在绵延的山岭中。那人的脚步时急时缓，没个章法，沉重得能把地上的石子压碎。他没带农具，低着头，倒背着手，显然不是下田；边走边不住地摇头叹气，那神情也不像是走村串亲。

“刘东家，游山逛景呀，地里没活儿了？”

“呀，刘东家今儿闲啦？”

路旁梯田里几个翻地打埂的人朝低头走路的人打着招呼。被称作刘东家的人惊醒似的抬起头来，勉强笑笑，答非所问地说，我随便走走，你们忙，你们忙吧。说着紧几步走了过去。

他就是村里的首富——东家刘继基。刘继基恪守耕读传家的古训，小时上过私塾，不但背读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籍，且

读过成担子的经史子集，年少时考过两次，未能进学，也就死了读书求仕的心。从此一门心思下田劳作，犁耙锄刨，扬场放碾样样在行。他深谙“创业好比针挑土，败业如同水推沙”的至理名言，节衣缩食，不畏艰辛。家业日盛，仍不丢农事，经常下田劳动。衣着打扮，也和种田人没有两样。他精打细算，辛勤俭朴，不沾吃喝嫖赌抽的恶习，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终于使父辈留下的殷实家业，在他手上日益发达，成为有好田二百亩，房舍数十间，五六头驴骡的大户人家。这在山外的集镇大庄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这百余户的小山村里，就惹眼得很。他精明过人，又通文墨，自称是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的后人，伯温名基，故给自己取名继基。只是他处世圆滑，为人吝啬，小九九打得精到，吃不得半点亏，拔不得一根毛。这又使人们对他“富而不骄”的敬重大打折扣，背地里人们都叫他铁公鸡，或干脆在铁字前面加个老字，称之为“老铁”。

一向珍惜农时，终日勤劳的刘继基今天竟然闲逛起来，且心事重重的样子，这种反常，使忙碌的人们感到惊讶也来了兴趣，有了新的谈资。

“老铁今天咋啦，霜打了似的！”

“哼！财旺人不旺，四十多岁还没个儿子，能不急嘛。”

“人算不如天算，老铁算计别人行，算计老婆的肚皮不行！”

“谁叫他是铁公鸡呢，铁的嘛，还能生育？可惜这万贯家财啦！”

“不知道老铁招不招上门女婿？”

“甬想好事啦，招也轮不上你！”

“哈哈……”一阵哄笑。

人们议论什么刘继基不想听——不听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可越是不想听的话越是像只赶不走的马蜂，专螫耳朵眼儿。刺得他脸上发烧心里流血，恨不得割了那些专好揭人疮疤的舌头！但人常说拴得住马嘴驴嘴管不住人嘴，有什么奈何！正淌着血的伤口又被揉进了一把盐巴，刘东家又气又恼又无处发泄，像被卡住了喉咙似的憋得喘不过气来，运着气猛咳一声——扑哧！朝路旁的石头上射出一口狼痰。终于，人们议论的声音听不到了，山野的清爽温馨无声地抚慰着他。

刘继基的心情刚刚平静了一些，头顶上又传来喳喳的鸟叫。仰头看时，枝头一只黄雀偏着头，圆圆的眼珠盯着他叫个不停。那叫声反比刚才人们的议论更加刺耳，分明是：绝户头！绝户头！这简直是点着刘继基的鼻尖骂。啥叫绝

户头？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男儿才能继承祖宗家业，传宗接代。没有男儿的人家被视为绝户。“绝户头”是句刻毒的骂人咒人的话。刘继基怒不可遏地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朝树上打去。黄雀惊叫着飞走了，空旷的天空中却留下一串“绝户头！绝户头！”的回音。刘继基颓然地一屁股墩在树下的石头上，心里灰灰的。想想不仅是人，鸟都和自己过不去，膝下无子的是块心病，自己也正为此事懊丧。

昨天夜里，两口子躺在被窝里。刘继基用手摸着王氏柔软滑润的肌肤，拍拍那喧腾腾的肚皮，心旌摇荡，可又无能为力。两人二十多年前成亲，王氏天生丽质，年轻貌美，小两口鱼水一般。先后生了两个女儿，虽不可意，只道来日方长。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三十多岁时刘继基病了一场，从此阳痿不举。背着人遍访名医，不知吃了多少药，也不见效；求神拜佛，数不清去了多少寺庙，仍不见转机。这会儿刘继基的心热了又冷，从天上一下子摔到了地下，守着如此肥田沃土，只能任其荒芜，望洋兴叹。更要命的是，这标志着生子无望，刘家从此就要断子绝孙，“绝户头”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想到这里，心里阵阵悲凉，搓揉着凝脂般的女人肌肤，不禁叹道：

软如棉兮滑如脂，
美肚皮兮不争气；
昔日连产两千斤，
何如只赐予一子！

刘继基毕竟是读过一担子圣贤之书的人，肚子里积着几箩筐陈词滥调，按今天的话说，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所以叹也叹得文雅，伤感也伤感得别致。

且不说刘东家心境如何，异性的抚摸，就像过电，撩拨得正在盛年的女人骨软，招惹得如饥似渴的中年妻子身酥。可骨软如何！身酥又能怎样？唉……女人热得发烫的心想着想着又扑通一下掉进了冰窖里，从里到外凉了个透。一肚子的委屈，满腔的苦水，却见身边这个没用的男人还这般酸溜溜地埋怨自己，立刻骂道：“常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撒的是谷种，却要地里长出高粱不成！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男人却振振有词：“你没读过圣贤之书，如何懂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老婆虽不懂什么圣贤之言，却能听出来内中怨地不怨种的含义，怒从心起，一脚把他从热被窝里踹了出去，恼怒地骂：“铁公鸡呀铁公鸡，这外号没有叫错，没理还要占三分！老娘来到你家，三年不到就开怀，生了一胎生二胎，哪胎不是白白胖胖？怨你祖上没积德，怨你自己没种气，她们才长不出鸡巴！现在倒好，你成了一头公骡子，俺年纪轻轻就守活寡，有苦无处诉，你还整天摇头晃脑冲俺说什么不孝有三啦，无后为先啦，仿佛是俺成心要断你家坟上的香烟，拍拍心口问问天，你说说老娘冤不冤！……”说着嚷着悲从心头起，呜呜地哭得伤心。

老铁自知理亏，低声下气地陪着不是，温言细语的又哄又劝。可话说得再好听，在女人的需求面前也是苍白的。王氏想着自己守活寡的苦处，越发哭闹得沸反盈天。

一夜不得安宁。大早起来哪里还有心干活，只说出门散散心，谁知道越想越烦，越想越晦气，偏偏地里干活的人嘲笑他，就连树上的黄雀仿佛也在揭他的短。刘继基垂头丧气地呆坐一会，想要吸烟，伸手腰间一摸才知道没带烟袋，晦气地朝下砸了一拳，被石头硌得一阵钻心疼。他吸溜着嘴，无意中朝山坡下睨了一眼，心里更加难过。山脚这一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家产，自己已是往五十上数的人啦，几十年之后它们还姓刘么？刘继基呀刘继基，你为了这份家业，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血，省吃俭用，抠抠索索，街坊邻居面前落了个铁公鸡的名声，到头来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思前想后，心头发寒，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在他眼里变得一片灰暗，头一低两行热泪散珠一般滚落。

刘继基正在黯然伤神，突然听得有人高声吟咏：

山径不厌远，我行随处深，
春风携画笔，极目景色新；
造化神秀地，奇才旷世稀，

……

刘继基抹去脸上的泪珠，抬起头来。不远处立定一位男子，眼望远处，随口咏颂。那人也看到了树下坐着的人，便住了口，朝这边走来。刘继基忙站了起来。走近了看得清楚，那人看样子和自己年龄不相上下，青布长衫，束着腰带，越发显得身材修长；头顶六合一统便帽，一条黑亮的发辫滑溜溜地垂在脑

后。白净红润的脸上眉疏目朗，气宇轩昂，给人一种超凡脱俗之感。刘继基暗忖，看举止打扮，不是坐馆子的教书先生就是铺面掌柜，此人如此气度，绝非等闲之辈。在三村五里的周围山庄，我刘某人也算知书识礼的大户东家，稍有名气的都有交往，未有这般俊逸潇洒之士，看来他不是当地人。这样想着便提提神，上前拱拱手说：“先生咏得好诗，定是一位饱学之士！冒昧请教先生尊姓台甫，仙乡何处？”

那人连忙还礼道：“谢老兄谬奖，实不敢当。小生姓易名自安，字慕陶，河涧人氏。适才从此路过，见这里山川秀丽，地气旺盛，心有所动，随口诌了几句，惹老兄见笑了！”边说边拿眼打量过来，大概是见刘继基虽着褐衣短衫，但洁净齐整；脸上虽然有风吹日晒的痕迹，但发福富态，且举止中带着斯文，话语间带着文气，便接着问道：“看老兄一脸福相，绝非普通务田之人，敢问兄长贵姓台甫，为何面带焦虑之色？”

刘继基连忙答道：“敝人姓刘名继基，字守业，家住山前的下川村。仰仗祖宗福荫，家有数百亩田产，从小也读过几天书。虽然吃穿富有，但正如俗语说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说着不禁叹一口气，真想把心里的烦恼诉说出来，又记起家丑不可外扬和失意不快于口的古训，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这些更不合适。想到这里便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下去了，于是话头一转接着问道：“刚才听先生说是河涧人。久闻河涧有位当朝进士，学问高深，上通天文下识地理，却不恋官场，归隐山乡，不知先生认不认识？”

易自安笑笑问知不知道那人姓名。刘说大家仰慕他的才学人品，都只称其进士老爷或进士先生，只知道也姓易，却不晓名字。没想到易自安听罢哈哈大笑说：“此人与我同村同宗，不但认识，且熟悉得很。只是传言信不得，那人平庸凡俗与常人无异，这和看景不如听景是一个道理。”

在刘继基接触的人中，但凡提起这位进士，无不褒赏有加，语含仰慕，没想到这人却话中带贬，听着有点不大顺耳，但转而想到，文人相轻，古来如此，也不足为怪，便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易自安似乎看破了他的不悦，微微笑着转了话题，挥手指指面前的山川沟洼，赞叹道：“我走遍了林县山山水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旺盛的山脉地气。”

刘继基土生土长，对面前的山坡田野再熟悉不过，不屑地摇摇头，心想这山坡、这田地到处都是，有什么特别！嘴里却问：“先生懂得堪舆？”

易先生说：“自幼研读五经，周易为众经之首。所谓堪舆、相面、算命、测字等一切测过去未来之术，均为易经派生支流，故也略知一二。”说完微笑着指指旁边馒头状的小山包说，“咱们到山顶上看看好么。”

刘继基巴不得跟这样谈吐不俗的人多聊一会儿，欣然赞同。两人一边朝山上走，一边说话。刘继基告诉他，这个小山包其余更是叫馒头山，由于在村子南边，村里人习惯叫它小南坡；馒头山东南那座大山形状很像一只老虎，虎头冲着这边，所以叫虎山，村里人习惯叫它老虎头。

馒头山栽满翠柏。那柏树不知何年所栽，已都有碗口粗细，横竖成排，直趋山顶。树下草蔓丛生，和煦的春风已催得它们绽绿吐翠，上青下碧，把座小山装扮成了一颗绿色翡翠。山不高，一会儿便登上了山顶，视野一下开阔许多。北边山脚下片房舍，那便是下川村。村庄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视野开阔，除了几个小山包沃野千里，这大概就是村庄取名“下川”的缘故。

“好地方，好风水！”易先生极目远望，连声赞赏，挥手指点着说，“三面环山，恰似一把圈椅，村庄坐落在圈椅之中，沉稳端庄，主平安祥和，不会有大凶大灾、残杀暴虐之劫，这是全村人的福气。”说着轻声一叹，“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呵，当初选定此地落草的人独具慧眼！”

刘继基忙说：“传说先祖刘基跟随洪武行军打仗曾从这里路过，看准了这个地方，悄悄对他随军的爱妾刘氏说：‘功成身退之后，此处可以安家。’后来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诛杀开国功臣，先祖也受到猜忌。为了避祸，族人多数回了青田老家，独刘氏一支悄然来这里落草安家。”

易先生听着点头，“哦，原来还有如此来历！如果传说不虚，下川刘姓本是名门后裔。不知此后这三百多年间可曾出过什么人才？”

刘继基摇摇头，“没有。刘氏在这里落草后，又陆续来了常姓、辛姓两族，现在村里是三姓鼎立，都很旺盛。刘氏一脉略强些。正如先生所言，全村人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杀人越货，强取豪夺等凶残暴行，也未遭罹大灾大难，算得上平安祥和，可三大族中，除了明末清初出过两个秀才再无显赫人物，熙朝以来干脆连进学的也没有一个！”

听着刘继基的叙述，易先生深思着点头。“诚意伯（刘基封号）见之深远，用心良苦，他所取的是此地的平安祥和，平安是福，祥和是宝，这一条已经验证。”他边听边说，眼睛一直在不停地搜寻观察。他朝西望了一阵，又回身向东，“祥和是宝也是贵，吉祥和谐的环境中造就人才，这是自然之理，孕

育未发也未可知。”说着扶一扶刘继基的肩膀，登上一块卧牛样的石头上继续望着，他的目光游移着停留在山坡下面的两株松树上。

当时的林县松树极少，古松更为罕见。而山下却有两株巨松。虽然距离较远，仍然可见其挺拔高大，加之巨伞一般经冬不凋的苍碧树冠，在一片刚刚返青嫩绿低矮的杂树中间显得鹤立鸡群。易先生注目良久，眼里闪出异样光芒，说：“这两株古松生得真好，长的地方更好，不知树下是谁家坟茔？”

刘继基不以为然地道，“两棵松树据说是迁来下川村的刘姓一世祖从京都诚意伯府携来的幼苗栽植，三百多年了！松树在咱们这一带比较少见……”

“这么说那是你家的祖茔？”易先生打断刘继基的话，话语中带着惊喜。回头招呼刘继基，说你快来看，说着兴奋地手搭手把他也拉到石头上。那神情仿佛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继基心里嘀咕，这有什么好看，不就是两棵松树吗？

易先生用手指着东南方的老虎头说，那山不是“虎”而是“狮”，是只威武雄狮；脚下这山不是“馒头”，而是一颗玲珑碧翠的绣球，这便是难得狮子滚绣球的山势。两山之间，川地里两株古松高耸，那分明是个舞狮之人。说到这里，易先生不由得击节赞叹：“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呵，树下坟茔，占尽风脉！”

经人这么一点拨，刘继基也看出了眉目，心中一阵狂跳，急切地问：“不知主何吉兆？”

“盖山川灵动之气所钟聚融结，必有玮瑰俊秀奇杰出乎其间。”易先生侃侃言道：“据我看来，当有一名天资聪颖，博古通今，才高八斗之人应世。”见刘继基摇头嘘气，接着解释道，“舞狮之人，必是灵利非常，聪慧俊秀之人，应在山川地气上，那人得天地之灵秀，山水之精英，是了不得的！兄长你不要哂笑，以为在下是在妄言么？”

刘继基忙说：“不敢不敢，只是刘姓我家这一支几世单传，眼下我已年届不惑，虽然家业兴盛，却无子嗣，眼看又生子无望。正为此事烦恼，所以才放着地里的活不干，出来散心，遇到先生。莫非被先生看破心事，有意宽慰。”说完又连声叹息，眼窝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易先生听了哈哈笑了起来，说：“虽然看出你有焦虑之色，心情不爽，但我不是神仙，咋能看透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只是触景生情，据实而论，就是有意为兄长宽怀解闷，也不能无中生有妄谈风水呀！”说着两人手搭手从卧牛石上跳下。先生又对继基端详一阵，正色说道：“就从兄长面相上看，也是贵子

之相。可以断定，今年内必得贵子。此子应承祖莹风脉，定是非凡之才！”

“此话当真？”刘继基听得明白，又惊又喜，还是禁不住问。

“自安以实相告，决无半句虚言。”易先生郑重地说，“只是此子虽非骨血，却是亲生。”

“虽非骨血，却是亲生。”刘继基念叨着，心想这不是卖矛又卖盾吗？“敝人愚钝，才疏学浅，还请先生明示。”

易先生笑了，说：“世间万物变幻莫测，云遮雾罩，非可尽知也。俗语云：‘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有许多出人意料又在人意中之事不可测之。现在据你面相征候，只能粗窥端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刘继基知他不肯说破，再纠缠也没有用。按他的说法，自己不但有子，且是贵子，这真是个大天的喜讯，这已令他鼓舞，令他喜出望外，只要能够实现就是天大的满足！想着也就不再深究，强按住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接着说道：“果如先生所言，来日一定重谢。”易先生摆摆手说：“这是你的福分，我说不说没有干系。”说完便要告辞上路。刘继基一直相送很远，方才返身回家。

金不换的启示

如果说刘继基出门时的心情是风雨如晦，那么这会儿便是晴空万里。回家的路上他翻来覆去地回味着易先生的话。一会儿激动兴奋得手舞足蹈，一会儿又疑惑怅然地问天问地：真能如此么？总而言之觉得今天碰到易先生非常幸运。从举止言谈看来此人绝非常人可比，绝不是弄舌骗财的江湖术士之流的信口开河。说得合情入理，有根有据，不容置疑；待要相信，又觉得有点玄乎。但距过年已两个多月，眼看三月将尽，说我年内得子，可能嘛？难道我那病根会说去就去？不可能，不可能！“非骨血”说白了不是自己的种嘛，可“却是亲生”又怎么解？……这样思来想去，心里乱纷纷一阵凉一阵热。

“东家回来啦！”

一声招呼，把他从纷扰的思绪中拉了出来。抬头看时，已经是站在写着“耕读传家”的自家大门口了。一个衣裤上打着补丁，砍山鞋帮上沾满泥土，结实英俊的后生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满脸堆笑地迎着自己。

后生叫白狗剩，是他刚招来的长工，山西壶关人。狗剩二十多岁，不高不矮，眼睛清亮得似两潭泉水，鼻梁高耸，唇红齿白，笑起来腮帮上现出两个圆

圆的窝儿，带着点儿女孩子的秀气，稳重可爱。那天几个从山西下来寻活的一帮人被继基在村头撞见，一眼便看中了他，把他留了下来。人们常说，“人儿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是说不可以貌取人。但一般情况下，表里不一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有其里必有其表倒合常规。刘继基虽不能算有识人之明，但圣贤书上说得清白：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这狗剩不仅模样儿讨人喜欢，且心灵手巧，木工、石匠、泥瓦匠样样手艺都会，农活更不用说，件件拿得起放得下，又伶俐又有眼色。后边园子里的边墙去年雨季塌了个豁子，一直没有垒上。狗剩来了，不言声利用中午休息的工夫就砌好了。门窗坏了，正要找人来修，狗剩说不用，拿起木匠工具，锯、锛、凿、刨，很快修得跟新的一样。一场大风把屋瓦掀开了，他掂起瓦刀便上了房……这样的人谁不待见！令人称奇的是这后生记性极好。那天他在檐下修窗棂，刘继基在屋里读《孟子》。一会刘继基有事出去了，过会回来重新开读。刚读了两句，狗剩就说，东家是不是读丢字了，这遍读的和刚才读的不一样。继基诧异地问差在那儿，狗剩立刻念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会儿又读成了：“公输之巧”、“不成方圆”，前面那句少了个“子”字，后面那句少了个“能”字。继基承认是读错了，问他是不是念过书。狗剩说家里穷得叮当响，哪能念书，除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个大字也不认识。继基称奇，又翻出《孟子·尽心》来读。他刚读完，狗剩便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继基连夸奇才奇才，为他未能读书而惋惜。从此对他高看一眼。这会儿后生手里提个口袋，要出去的样子。继基顺口问去做啥。

狗剩连忙回答：“咱家的‘金不换’谷种没有了，说话该耩地了，太太吩咐去借些来，免得到时抓瞎。”

“借种！”仿佛电石火花，忽然在心头一闪，刘继基愣住了，直直地盯着面前的后生。

狗剩慌了，以为说错了什么，或者身上有不妥当之处，慌忙低头审视。还是那身补丁衣服，踢死牛砍山鞋；除了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头脸外，并无异常。他灵活的脑子骤然想到：是不是东家跟太太在借种的事中间有什么过节，把自己也搀和了进去？……忙解释说：“太太本来说要先问问东家的，您老出去了。如果东家不要借，我就不去了，等你跟太太商定了借不借再说。”

刘继基醒过神来，说：“要借！要借！自家没有，不借怎么会有呢，就按太太说的办。”边说边连连摆手，“快去吧！快去吧！”